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 第六回 遇同心燈下聽書 杼孤憤獄中編戲

卻說程長庚家裡，大家正吃著喜酒，忽的兩個公差把沈小慶鎖拿了去。丈八和尚，摸不著頭腦，眾人面面相覷。長庚道：「哪位去打聽打聽，再想法子搭救沈老闆。」唱武生的任七和沈小慶最有交情，站起來道：「我去。」便匆匆的去了。任七去不多時，就有坊上的差人來喚長庚問話，長庚只得跟著走了。大家越發不知頭腦，膽小怕事的，都慢慢的溜了。少時長庚轉來，這裡只剩了幾個靠近心腹的人，一齊動問。長庚道：「沒相干。只因今日是個忌辰，坊裡聽說我家裡辦喜事，叫去質問。我說事是昨天辦的，客是昨天來的，今日是幾個熟人吃剩菜。坊裡就將我放了。」眾人問小慶的事，長庚道：「這卻不知，我們還聽任七的信吧！」又議論了一回，大家各散。

且說沈小慶是紹興人氏，他父親本是刑部衙門裡的書辦，愛交朋友，素無積蓄。病故之後，家境越發不好，他家裡才把小慶送入了梨園，習學武生。後來搭入春台，頗負時譽。他有個把弟，姓金行四，是個刑部的經承。二人互相往來，交誼頗篤。一日，金四聽完了小慶的戲，約他去吃館子。這時飛鳥歸林，夕陽西墜，二人慢慢的步行。正走到櫻桃斜街，只見一家門首站著個二十來歲的少婦，兩道彎彎的眉兒，一雙水汪汪的眼兒，高高的鼻樑兒，小小的嘴兒；穿一件藕絲衫子，襯著西湖色縹緲的中衣，一手扶著個十七八歲的大丫頭，一手還在那裡嗑瓜子兒。沈小慶一見，連忙側過頭去，倒把金四看得呆了，兩隻腳好像釘在地上一樣，休想挪動一步。那個少婦也對著他似笑非笑，神情十分難看。小慶有些瞧不上，趕緊拉著金四便走。到了飯館坐定，金四道：「剛才那個雌兒，模樣兒真好！」小慶道：「女人模樣的好壞，豈是你我男子該說的話！況且這個婦人，非常命硬，白長了個好樣兒。」金四道：「大哥認識她嗎？」小慶道：「早先我和她做過街坊。她娘家姓李，綽號叫小白鞋，本是陳中堂的姨奶奶。咸豐五年中堂故後，才把她打發出來的。哪樣的貴人都壓她不住！」金四笑嘻嘻的道：「大哥既知道這麼詳細，可以替我做一個媒嗎？」小慶正色道：「什麼話！你有妻有子，何必弄這些事！再說這個女人也不是好貨，她從前常聽堂會戲，最羨慕安義堂胡喜祿胡二老闆。她從陳家出來，便叫個丫頭到胡二老闆那裡去，說要跟二老闆過日子。胡二老闆是旦角裡的謹慎人，始終不要她。我還聽見人家說，她在相府的時候，早跟人家有私情，陳中堂還是她毒死的。這話雖說靠不住，但是陳中堂實在只有半天工夫的暴病，那麼也很有可疑。歸堆一句話，這塊料是千萬要不得的！」金四聽了，不便再往下說，草草吃完了飯，與小慶分手各回。金四坐上車子，叫車夫繞道櫻桃斜街，心想再見那人一面。豈知走到門前，只見雙扉緊閉，哪裡有一些影子？這才悵悵而歸。

話中單表小慶出了飯館，走不多幾步，只聽後面有人叫「沈哥」，停住腳步回身一瞧，原來是同行的任七，鼻孔上抹了許多的聞藥，手裡弄著兩個鐵丸，很高興的說道：「沈哥，咱們到一條龍聽書去吧？」小慶吃了幾杯酒，有些口渴，正想喝茶，就答應了。二人一路閒談，走了一兩條街，只見一家茶館門首掛著一個紙燈，燈上寫著「特請高智蘭先生開演《施公案》」，窗戶外面站著好些人在那裡聽書。任七道：「不好，開書啦！」大踏步跨進書館，黑壓壓的早擠滿了一屋子的人。伙計見是熟客，連忙端了一條長凳過來。任七拿出一包茶葉，交付伙計沏茶，二人這才坐下靜心聽書。只聽台上正講黃天霸辭差，後來路過惡虎村，搭救施公一段。說得眉飛色舞，形容盡致。沈小慶心裡想，倒是很好的一齣戲料。忽地有個聽書的走過來，向任七打招呼，附耳說了幾句話，任七點頭歎息，那人走了。任七對小慶說道：「你知道何景愚被刑部拿去了嗎？」小慶道：「不知道，為什麼事？」任七道：「剛才那人就是他的跟包，他說何景愚打死了個徒弟，被屍親告發的。」小慶道：「待人總是寬容的好。近來龔翠蘭打罵徒弟，手段狠辣，號稱龔剝皮，只怕將來要做第二個何景愚。倒是你我不教徒弟的好，雖沒有什麼好處，也決不至於遭這種橫禍。」任七道：「聽說你的二元兒就被龔翠蘭糟塌死的，到底有這回事沒有？」小慶道：「那倒未必。」又聽了一會，書館散了。

小慶與任七作別，趕緊回家。他兒子三元提著蠟台，大元兒出來開了門。小慶問道：「奶奶睡著了嗎？」大元道：「睡著了。上燈的時候，奶奶肝氣痛，媽叫我到藥鋪裡去，買了一副王府舒肝丸，吃了才好一點兒。後來只吃了半碗小米子粥，就睡下了。」小慶點點頭，自去歇息。

過了兩三日，老太太病不見好，有他個本家姪媳前來探病。這個人看官是認得的，便是那做媒的沈大腳。當時，沈大腳偶然談起小白鞋已經嫁人，還是自己作的媒，又說聽得一位汪老爺說，陳中堂死後，皇上封了他一個字眼，象個忘八穀子，就是小白鞋給他掙的。大家笑了一回，大腳自去。小慶暗想小白鞋已經嫁人，倒可以絕了金四的妄想。不期小慶這遭牢獄星照命，只因交了這個金四，卻惹出一樁事來。

那金四自從見了小白鞋之後，神魂顛倒，一心一意的在他身上，又聽得沈小慶說是陳中堂的下堂妾，料想手中有些財寶，既醉她的色，又利她的財，巴不得立時娶過來拜堂成親，才算稱意。瞧瞧自己的老婆，一雙紅鑲邊的眼睛，一窩子黃頭髮，挺屍一般躺在炕上，打起呼來正像牛叫似的。越瞧越生氣，恨不得一腳踢下炕去。輾轉思量，一夜何曾合眼。次日到了衙門，恰巧有一件緊要檔案纏住身子，過了七八天，方才辦理清楚。那一天換了一身華美衣裳，遍體薰香，顧影自憐了一回；天色傍晚，慢慢的踱到櫻桃斜街來，想飽看春色。誰知兩扇門牢牢緊閉，牆上貼了個招租帖子。他想若是分租，倒是個很好的機會，仔細瞧了一瞧，卻是全所出租的，旁邊又沒有移寓的字條兒。頓時目瞪口呆，好像啞巴吃了黃連，說不出的苦。定了定神，回到家中，立刻囑咐一個心腹家人去探聽一切。好容易等到打過三更，那家人才來回復道：「小的打聽得明明白白，那個小娘兒們由沈大腳做媒，嫁給了個口外商人。前兒過的門，昨兒就出京啦。」金四聽了，腦門上好像雷打似的，半晌不能言語。停了一回兒，才有氣無力的說道：「誰是沈大腳呢？」家人道：「沈大腳就是沈小慶沈老闆的堂房姪子，三十多歲年紀，長條身材，白淨臉皮，兩頰上帶著幾點雀斑，是個有說有笑的人兒。去年沈老太太生日，大爺你也瞧見過她，怎麼忘了？」金四聽了這幾句話，眉梢皺了幾皺，三角眼珠子滴溜亂轉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好啊，你在我面前，編派了一番大道理的話來阻擋我，暗中卻勾出婬子來替別人拉皮條，這才是好朋友呢！」從此，把一口毒氣全化在沈小慶一人身上，面上卻不露一些形跡。

五月初三那一天，金四去看沈小慶，剛到門前，恰巧沈小慶送沈大腳出來。金四見了，以為料事無差，越發恨上加恨。小慶將金四讓進客堂，閒談了幾句，金四道：「怎麼不見老太太？」小慶道：「這幾天家母肝氣疼，病得厲害，起不來炕。先前發病時節，吃幾副王府舒肝丸就好，這次請了大夫，連吃了好幾劑湯藥，一點效驗也沒有。要是有個長短，簡直是要我的命！」說時很透出惶急的樣子。金四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說道：「治肝疼的靈丹妙藥就是洋煙，大哥何不弄點洋煙來吸？」小慶道：「這個，我可不敢。不說別人，單把我們同行的人來說吧，胡法慶是為了洋煙發配的。程長庚是為了洋煙看押過的，幸虧穆中堂的人情，才得釋放。我怎麼敢辦！」金四道：「你不知道外面的事務。從前是什麼年月，現在是什麼年月！自從道光二十二年鴉片條約訂定以後，洋煙這宗東西簡直是官賣官吸，你儘管辦去吧，沒有錯兒！況且老太太的身體要緊。」正說著，大元兒跑來說道：「爹，快進去瞧瞧，奶奶疼得臉色都發白咧！」小慶此時方寸已亂，跑到上房瞧了瞧病母，一面附著大元兒耳朵說了幾句話，大元兒悄悄去了。不多一會工夫，果然借到一副煙具，還帶著幾個煙泡。沈老太抽了幾口，立時胸襟寬暢，病體好了一半。小慶走到客堂，向金四深深作了個揖，說道：「多虧兄弟出的主意，家母抽了幾口煙，病體好得多了。」金四道：「臨睡的時候再抽幾口，明天準能痊癒。」說罷告辭。小慶道：「長庚那裡，今天還有個酬應，我也不留你了。」

金四走出門來，到了衙門口，正遇見沈小慶的街坊老西兒韓祥，金四用手一招，一瞧四下無人，低聲說道：「沈小慶在家吸食洋煙，你快告去。」韓祥道：「我跟沈老可是老街坊，怎麼好出首告他！」金四道：「你這人真糊塗！因為你是他的貼鄰，才不能不告。去年英法聯軍攻破大沽炮台，如今雖有桂中堂花尚書等奉旨講和，尚未簽約，所以有人吸食洋煙就要當作外國人的奸細辦。你若知情不舉，被人告發，將來沈小慶殺頭，你至少也得充軍。」韓祥本來是個老實人，禁不起金四危言恫嚇，他就奔到巡城御

史那裡，把沈小慶指名告了。

御史立刻發出硃單，派了幾名公差到了沈家，果然搜出煙具，單單不見煙犯。這才撲奔長庚寓所，把沈小慶鎖拿。當時簇擁擁擁，直到都察院。都老爺立刻坐堂，衙役象雁翅似的排列兩行。吆喝一聲，沈小慶跪倒在地。都老爺問過姓名、年歲、籍貫、營業，然後說道：「沈小慶，有人告你吸食洋煙，如今在你家中搜得贓證，有何話說？」小慶一看，地上擺著煙燈煙槍煙籤，還有兩個煙泡，嚇得呆了。一想，要是實說了吧，恐怕連累老母，還得帶上朋友，不如把罪名滿都攔在自己身上為是。說道：「大人台前小的不敢撒謊。小的素來有個肝氣疼的毛病，發病時，偶然吃個一口兩口，實在並無煙癮。大人開恩！」說時，連叩了幾個頭。都老爺冷笑道：「吃煙的人，誰不是這套口供呢！我也不來難為你，解往刑部聽候發落。」就在單子上批了「煙犯一名沈小慶，連同煙具口供」，派差解往刑部。

這時節，任七早在都察院門首等候。一見沈小慶鐵鎖銀鐐，由不得灑了幾點熱淚。走上前去，先給公差打過招呼，然後向小慶附耳說道：「刑部裡面，早有我們同班汪年保替你打點，回頭我到你家中去安慰一聲，再替你走門子。你儘管放心！」說罷自去，小慶心中著實感激。

到了刑部，都察院的公差交過公事，自去銷差。

刑部班房中人接過差使，卸了刑具，打水，沏茶，擺點心，倒把沈小慶十分款待。送到監獄門口，又向禁頭兒囑咐了幾句。禁頭兒連連點首，一面關上禁門，一面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沈老闆，剛才汪老闆來過咧，他給我姓袁的有交情，說你不會抽煙，這場官司是冤枉的。我替你抱不平。現在屈你暫住幾天。這兒瞞上不瞞下，你要什麼，儘管對我說。便是你真要抽煙，大土熬的膏子，翡翠的煙槍，雲南白銅的煙燈，這兒都是現成的。」小慶道：「承蒙關照，我其實不會抽煙。但照袁頭兒這麼講，難道說這兒倒沒有什麼忌諱？」袁頭兒道：「那有什麼忌諱！我說一句實在的話，只要有錢，嫖賭吃著，什麼都辦得到。」當時領到蕭王堂上，沈小慶磕了幾個頭，默祝一番。袁頭兒道：「何景愚何老闆也在這裡，他住的房子寬綽，床帳被褥也還潔淨。你們二位倒不如住在一塊兒吧！」小慶道：「好！」

何景愚正在房裡，拿了一副牛牌過五關，忽聽袁頭兒叫道：「何老闆，我送你一位伙伴來咧。」急忙站起身來，開門一看，見是沈小慶，十分詫異，說道：「咦，沈老闆，怎麼你也來了？」沈小慶把自己的事約略說了一遍。景愚勃然大怒道：「我打死人，還有點影子。你臉上的氣色何等乾淨，哪裡象是抽大煙的！難道說這班做官的竟是瞎眼嗎？」小慶道：「他們眼珠雖不瞎，只是瞎了心，所以判斷案子老是糊塗的。」說得何景愚倒笑了。小慶借著燈光向周圍照了一過，覺得房子雖然不大，裱糊卻甚鮮明，屋中有床有帳，有桌有椅，桌上堆著一副牛牌，還有紙墨筆硯，件件俱全，說道：「這兒倒還舒服。人家說牢牢裡面如同地獄，可見這句話是靠不住的。」景愚道：「你不知道，統號裡的難友，一天到晚帶著三大件，坐又不得坐，睡又不得睡，吃喝拉撒全在一處。這還是花錢的。還有一班不花錢的，到了晚上，禁子收拾他們，有『杏花雨』、『紅繡鞋』、『猿猴獻果』、『玉女偷桃』，種種非刑的名目，弄得犯人象殺豬一般的叫，大概比我打徒弟總得加上十倍的厲害。你說可怕不可怕呢？我花了二百銀子，才有這個地方；就是你，想來也斷不能少。要不然，他們斷不會領你到這兒來的。」

一宵無話，次日起來，茶水飯食，袁頭兒派人慇懃伺候，倒也不覺囹圄之苦。

日長無事，景愚取出新編的一齣戲，叫作《拿火龍》。事跡是火龍父子變化人形，擾亂世界，被大士達摩戰鬥勝佛，最後交二郎神拿了。分作兩本，給小慶看。小慶問：「這件故事出在什麼書上？」景愚笑道：「這是我混編的，並沒有來歷。」指著內中判官嘴裡唱的一段兒「灞陵橋」的曲子道：「你看這幾句何如？」小慶連聲道「高」。景愚道：「高也無甚高，不過我自己發牢騷罷了。」便用手拍著膝唱起來：「世事有高低，命中該著急。人爭一口氣，為的是名與利。」小慶道：「你真有閒心。背著一場人命官司，還有心腸乾這些。」景愚道：「從前大才子在監裡編書的，多得很。那金聖歎的《三國》不是監裡批的嗎？」小慶道：「金聖歎也算嘴缺的，一部《三國》一部《水滸》，說了多少損話！依我說，古人強的多！不用講劉備老爺、張飛老爺和聖賢爺，這哥兒三個是亙古少有。就是一百單八將，是什麼樣兒的義氣！到了本朝的黃天霸，殺死把兄，可就差的多了！」

正說著，任七，汪年保，帶著大元兒、三元兒全來了。大元三元兒見了小慶，孩提天性，自然痛哭失聲。小慶也滴了幾點傷心眼淚。幸有任七等好言相勸慰，方才止悲。小慶向大元道：「奶奶病好了嗎？」大元兒道：「奶奶病倒好了，只是想念父親，哭過幾回。我還聽了一句賊話，爹這場官司，全是那個金四叔使出來的。」小慶大為詫異道：「怎麼？」大元道：「間壁韓家，不是只隔了一道牆嗎？昨兒晚上，聽見韓大媽同韓大爺吵鬧，說什麼損人不利己，又說什麼遠親近鄰，你和人家有什麼冤仇，害得人家老少不安！後來韓大爺擠兌急啦才說，我上了金四的當，早知如此，我決不出首的。」小慶聽了，半響無言。任七道：「你同這姓金的交情甚好，何至於開這樣玩笑？」汪年保道：「這事我也有些耳風。金四背地，近來常說大哥的壞話，什麼小白鞋小紅鞋，我鬧不明白。」小慶道：「是了是了，這一定是他弄的把戲了！」何景愚道：「這事顯然得很，金四回你不比泛泛，你遭了官司，他連個照面也不打，明擺著裡頭有毛病。」小慶道：「不用說了，是我瞎眼，錯交了這個冤家痞就結了！」說罷，連歎了幾口氣。停了一會，任七方對小慶說道：「今天早上見著大老闆，他說延四爺給刑部堂官都有交情，他代你請托去。都察院的公事——」一手指著汪年保說道：「已經由他囑托刑部科房暫時延擱，大概不過三五天工夫，人情一到，便可保釋了。千萬放心。」何景愚道：「抽煙的案子，本來可大可小，容易了結。不比我的事麻煩，走了六王爺那裡的門子，還不行，只有盼望明年皇上萬壽，方可赦免，至少還得受大半年的罪！」說罷連連歎氣。忽然袁頭兒慌慌張張進來，說道：「查監的來了，眾位快走！」任七等連忙跟他走了。

小慶對景愚道：「我恨金四不過，但他用的是陰險手段，本人出監之後也無法報復。況且相好在先，也不便翻臉。不如編一齣戲，出出我的氣。我想那《施公案》的天霸，正是把兄弟翻臉。就編出《惡虎村》，你看好不好？」景愚道：「這倒好得很！」小慶道：「我不但編戲，還要改個套子，決不用通常的連環。」景愚道：「人數該用多少，還得斟酌。」小慶指著桌上說道：「我就用這副牛牌吧！」於是提起精神，費了大半夜的工夫，居然把提綱打出：施公一人，門子一人，青袍四人，黃天霸一人，王棟一人，王梁一人，神彈子李五一，上手四人，店家一人，濮天鵬一人，武天虬一人，彩旦一人，武旦一人，丁三巴一人，加上四各莊丁、四名下手，郝文一人，再湊上三名盜寇，不多不少恰正三十二人。又費了幾天工夫，才得編起。白口中用了一段《三義廟》。

景愚看了道：「你也發起牢騷來了，恰好正是那段今不如古的議論。」小慶道：「天霸雖不義氣，但濮、武二人先對不住天霸。天霸也是沒法。」景愚道：「天霸殺濮、武，和你罵金四是一般，不能盡怨他厲害。那任七等替你幫忙，也不亞如李公然王氏兄弟了。只是金四的人品，莫說比濮、武，恐怕給丁三巴提鞋還夠不上呢！」小慶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也是金四犯了忌諱，所以交友不能到頭。我聽得老一輩說，把兄弟最忌行四的。劉備老爺給聖賢爺報仇，四弟子龍就不肯去。梁山上公孫勝行四，便辭山修道，不和宋大哥共患難。岳老爺的弟兄，王貴行四，後來成了秦檜一黨。就是天霸，也是個行四的。」景愚道：「是」。

過了一日，小慶上了堂，由任七等具一張保狀，扯一個淡，放出來了。

小慶將到家門，只見間壁人門外停著一輛大車，有幾個不認識的人，七手八腳的正把車上的東西搬運下來，才知道韓家已經搬去。三元兒一眼瞧見，扯住了小慶的衣服，嘴裡嚷道：「奶奶！媽！爹回來咧！」沈老太同著兒媳婦迎將出來，見著小慶，好像半空中落下一件寶貝似的合家歡喜，不必說得。

次日，小慶向任七等各家道謝，順便拿出兩個戲本子來，說是一個自己編的，一個是景愚交給他的。此時和春班另有人支持，何景愚雖未出監，班子卻未報散。小慶一面同這幾位排《惡虎村》，一面把《拿火龍》的本子給和春班送去，班中人看這本戲甚是熱鬧，料能叫座，排了些時，就在三慶園初次開演。

那天，延四爺正在城外有飯局，知道三慶家有新戲，叫飯館裡人去定座。等了一會，飯館裡人說：「今天戲園裡人多，好容易

包了下場門一張桌子，只怕要吃點柱子。」延四爺道：「只要有戲聽，吃點柱子也不妨。」飯罷，到三慶園坐定，自有跟班的裝煙，飯館裡人沏茶張羅，不必細說。台上唱的全是熟戲，延四爺無心去聽，隨時和朋友閒談。等到《拿火龍》上場，才用心細瞧，這齣戲用的，不過幾個官中武行，沒什麼出類的角色，套子卻十分精整。唱到二郎神和母龍酣鬥之際，鼓聲象兩滴芭蕉，淅瀝可聽。正看得出神，忽聽樓上發一聲喊，說：「不好了，火起了！」園子裡頓時大亂，眾人象潮水一般衝出。延四爺幸虧坐的是下場門，靠近大門，又有跟班、飯館伙計左右翼護，擠了半天，方得奪門而出。走過一二十家門面，耳內只聽得「畢剝畢剝」的響，回頭瞧瞧三慶園。那火早已冒穿屋頂，濃煙瀰漫，半空中結成一片黑雲，中間裹著無數的金星，忽上忽下，跳個不住。館子裡面的人，還是拼命往外，也有唱戲的開了花臉，穿了戲衣，在人叢中亂擠。隔不多時，各水局的水龍，提督衙門的救火隊，陸續來了，把一條大柵欄變成了水巷子。還有地面官帶著官人，分段彈壓。延四爺一步也走不得，借坐在一家舖子裡，等到火救滅了，方得套車回去。

一路上，只聽行路人三三兩兩的傳說：這把火來得不小，三慶園化成焦土，聽戲的有燒死的，也有擠死的。延四爺坐在車沿上，聽的明白，不住的搖頭道：「險得很啊！」將走到城門邊，那驢子一個前失，延四爺冷不防從車上掉了下來。恰恰旁邊走過一個行人，把他扶住。延四爺定睛一看，原來是舊朋友桂林倪鴻，忙問：「吾兄何來？」